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二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颷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遺山集卷三十三

金 元好問 撰

記

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廷上德輝既進見于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為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傾圮本路工匠揔管趙振

王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斂於民故難為功耳於是
令言以振王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
奉命而南連率史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罔不奔
走從事以貲以力迭為佽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藏
事黽勉朝夕罅漏者補之邪傾者壯之腐敗者新之漫
漶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廟則為禮殿為賢廡為
經籍祭器之庫為齋居之所為牲薦之厨而先聖先師
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為師資講授之堂

爲諸生結課之室爲藏庖廐庖湢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制起敬起慕于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誦洋洋日就問學胄子漸禮讓之訓人士修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爲可見矣既丁酉釋菜禮成教官李讜曁諸生合辭屬好問爲記以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爲仁義禮知出於天性其爲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其爲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飭而開牖之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

有學而周爲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田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序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爲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而去焉者爲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卹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

之為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其時出入有教動靜有養優柔饜飫於聖賢之化日加益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為井田自戰國以來掃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之民既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其獨厚於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為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鋤而德色取箕箒

而許語牴冐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綿蕝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劉雕為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為之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為漢矣況乎周制雖已而出於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終之以潤色本末先

後還相為用為周為漢同歸於治何詳畧遲速之計耶
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内外罔不臣屬武尅剛矣且
以文治為永圖方夏甫定垂恩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
存也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
宿德使以次傳之深計遠覽所以貽丕顯之謨而啓丕
承之烈者蓋如此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比年賓禮
故老延見儒生謂六經不可不尚邪說不可不絀王教
不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新順攷古道講明政術樂育

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之絶業舉太常之墜典其見於
恒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
學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雖有必至癃老扶杖思見
德化之成漢來美談見之今日葢兵興四十年俎豆之
事不絶如綫獨吾賢王為天下倡是可為天下賀也故
樂為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曰成德堂

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曽罷相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鄭公弼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牓在焉劉公摯領郡請於朝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來石守道配焉齊都大名徒學於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為聖作者不預焉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期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

以成俗泰和以来平章政事夀國張公萬公肅國侯公
㧜參知政事髙公霖同出扵東阿故鄆學視他郡國為
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先相崇進開府之
日首以設學為事行視故基有興復之漸令嗣侯蒞政
以為國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飭文事以賛久安長治
之盛敢不黽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
所遷乃在左獄故地且逼近闤闠湫隘殊甚非絃誦所
宜乃卜府東北隅爽塏之地而增築之既以事聞之朝

庀徒蕆事工力偕作首刱禮殿堅整高朗視大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衮鄒兖兩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為賢廊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繪象具焉至於棲書之閣籩豆之庫堂宇齋館庖湢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曄儒林祭酒以主之蓋經始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

措嘗仕為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隷禮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國為獨異乃八月丁卯侯率僚屬諸生舍菜于新宫𤣥弁朱衣佩玉舒徐鮮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復盈于東人之耳四方来觀者皆大喜稱歎以為衣冠禮樂盡在是矣越翌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

子文之石垂示永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諸君之前顧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授簡之末爼豆之事固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興造之蹟已辱件右之矣竊不自度量輙以有所感焉者著於篇嗚呼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為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則有刑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不可曉者故刑之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學政而已矣去古既遠

人不經見知所以為教者亦鮮矣况能從政之所導以率於教乎何謂政古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賢之政皆在聚士於其中以鄉大夫嘗見於設施而去焉為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於斯時揖讓酧酢升降出入於禮文之間學成則為鄉為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猶為士猶作室

者之養吾棟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頑讒說若不
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記之而又不從是蔽陷畔逃
終不可與有言然後弃之為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所以
威之者又如此學政之壞久矣人情苦於羈檢而樂於
縱恣中道而廢從惡若崩時則為揣摩為押闔為鉤距
為牙角為城府為穽擭為谿壑為龍斷為捷徑為貪墨
為蓋藏為較固為乾没為面謾為力詆為貶駮為譏彈
為姍笑為陵轢為瘢瘢為睚眦為構作為操縱為麾斥

為刼制為把持為絞訐為妾婦妬為形聲吠為厓岸為階級為高亢為湛靜為張互為結納為勢交為死黨為囊橐為淵藪為陽擠為陰害為竊發為公行為毒螫為蠱惑為狐媚為狙詐為兕幽為恠魅為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為聖癲敢為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為危怨讟薰天泰山四維吾術可售惡惡不可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為周

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而未若自附於異端雜家者為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澗飲以德言之則雖為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方皐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没存亡之間可以為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為天子之有司今夫緩步濶視以儒自名至於徐行後長者亦易為耳乃羞之而不為竊無根源之言為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顔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顔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為

弛張之道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强自矯揉以靜自
囚未嘗學而曰絶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
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於申韓而
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於一時浮虚之禍烈於
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爲晉魏之易與崇觀之周禮
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者必
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
已者耳故備述之既以自省且爲無忌憚者之勸侯名

澄七歲入小學師名士龍江張某自讀誦至剖析義理者餘十年衍聖必其爲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爲名諸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旦河東元某書

博州重修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焚州將閻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殿土木之麗甲於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不存今行臺特進公

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之内仙佛之所廬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舍亦與焉防禦使荏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其正位又為從祀之室於其旁至於講誦之堂休宿之廬齋廚庫廄無不備具經始於某年之某月落成於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趙侯請予記之予竊有所感焉博自唐以來為雄鎮風化則齊魯禮義之舊人物則魯連子華歆駱賓王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

版籍者餘三十萬家其民號為良善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為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太子至於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幼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於弦誦之域而饜飫於禮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即赧然自以為小人之歸若犯上若作亂雖驅逼之從臾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為俗則美以之為政則治以之為國則安且久理

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王政掃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於為血為肉之後乎喪亂既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倀倀之為徒亦有教焉不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前世所謂急就章兔園冊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生所習見者非白晝攫金則欒人於國門之外取箕箒而誶語借耰鉏而德色秦人之抵冒殊扞賈子之所為

太息而流涕者葢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履上下之定分冠而履之履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必肇修人紀者出而後有攸叙之望矣況草昧之後道統方開明經者例有優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官為事士之有志於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之宜如何哉故為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

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婚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脩人紀者尚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以是學為告朔之餼可也

趙州學記

趙州廟學礿廢於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守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葺學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為門為廊廡為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趙為兵衝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於道路廟學之存亡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户牖既壞凡木隨撤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風日就頹壓識者惜之歲癸卯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為事

發眥於家顧工於民躬自督視不廢寒暑裁正方隅崇峻堂陛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毀而又有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駸駸乎承平之舊予過慶源嘗往觀焉問所以經度者郡人髙德茂等合辭道其然且請予記之予以為學官之廢久矣儒學之士雖有任其責者亦以為不急之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為事者率有由而然力制勢刼劇甚調度僅

能有成怨讟盈路所謂可為美觀而不可以朿攷也趙侯不出於强率不入於承望崇儒嚮道自拔於流俗者如此在於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哉故為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今亦未嘗廢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而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綿絕不施而道固自若也雖然庠序黨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者既不能復有所加亦豈容少有所損羊存禮存此告朔之餼所以不可廢也

夫興學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異時時可為力可致而使學官有鞠為園蔬之嘆不必以前世趙任路三使君為言視令趙侯能不少媿乎侯名振玉龍山人先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與文士游蓋其素尚云

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餼廩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

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太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為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係籍生附於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為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預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争走之文治既洽鄉校家塾弦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鉏有不待風厲而樂為之者化民成俗槩見於此自大安失馭

中夏板蕩民居官寺燬爲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旣乃廢於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於壬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

之蓋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謁文吾子以記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謂二三君言公輩寧不知學校為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塗民耳目尚何事於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別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絃歌當不以割雞為戲言矣予行天

下多矣吏姦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侒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嚬呻顧盼化瓦礫之場為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於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良民吏當為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為曾謂斗食吏不得執鞭於其後乎使吾不為記茲學之廢興則已如欲記焉吾知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萬鍾之厚為計

通字彥達縣人天民字仲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

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毁而廟學獨存歲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頽圮復為完補之學之制初亦儉狹侯就為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於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

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為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畀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来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歎哉某月日縣學生黄逸民記

葉縣中嶽廟記

河南中鎮所在在所率有祠廟以奉嶽祇葉距嵩三百

里而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衝顧望崇顯父老規為嶽祠舊矣泰和末太原祈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焉地本故堤廢圮已久荊棘瓦礫蛇虺所舍樊身執畚鍤剗治蕪穢實以板築百日而廟基成邑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乃羣起而助之實鄉豪張佑孫寧秦商人党珪為之倡廟既成祁人有以白石為中天像欲輦而北者道真請而事焉予嘗謂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義恥之而有不仁威

之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若有所儌焉何耶儌福於方來
逃罪於已然百求而百不可得然終不以百不可得而
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考蕃昌人既有以求諸神
忠信孝弟廉讓篤實神亦有以望於人吾嘗見夫世俗
之所事神者矣崇祠宇嚴像設封羊豕具儀衛巫覡倡
優雜然而前拜跪甚勞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於人
者無有也陰害賊詐刮利次骨利之所在無復天理公
噬潛搏難得是期內人於溝不恤也血人於牙不饜也

志得而意滿則曰我求於神神報我者如是也故摶噬愈獲報謝愈豐禱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陰害賊詐之心已沸然於胸中矣此直蛇神牛鬼之所不忍臨而謂岳祇之聦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可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溺於貪而不能自還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

知者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韋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為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禍不可逃也如是庶幾來者有所儆焉

扁鵲廟記

扁鵲隨俗為變過咸陽為無辜醫邯鄲為帶下醫洛陽為耳目痺醫蓋嘗至周其有廟於此則不可考也廟再以元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藥請杯桉間有得香灺埃煤若丸劑然者吞之病良愈閭里間

相傳以爲神斗酒彘肩禱謝日豐積習既久莫有能正

之者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

年之八月也自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

已秘怪而不常故虛荒誕幻被於末流千百年後而未

止也雖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傳創

靈丸起廢見于傳記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故

嘗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決脉結筋湔

浣腸胃潄滌五臟練精而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

貪饕攫拾心䰟斲喪若醉若狂遫然而不能自還者百千為羣日相過乎前為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為變練精而易形使之為平直安舒廉讓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祭則受福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盍亦無以靈丸神膏為也此之不為區區之香灺埃煤自夸於閭巷細民之間以為神嗚呼其亦兒童劇而已矣豈世之所望於扁鵲而扁鵲之所以為扁鵲者哉

長慶泉新廟記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為内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與淅酈諸山絡脉相屬而為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泉之上有龍祠者舊以為禱之有雨暘之應旁近之民有以飲牛羊浣裙裾者泉輙匯而遷焉考之辨方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繆失實且不雅馴今以其地名之長慶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奔走禱祠卒無感通道路

嗷嗷無望來秋有以此泉為言者予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雲氣四合車轍未旋而澍雨浹明年里之民作新廟於泉之西南且以記其事為請夫龍之靈固也然古人之於禱祠不幸而不見答自咎而已幸而應焉則亦不敢以為功令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歟影響之報蓋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與威令龍實尸之油然而雲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於物者豐則享諸己者厚道家所言怳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瑶宫璿室萬

舞在庭金支翠㹀紛蔽輝映雖首出萬物奉以四海九州有不足進焉者山夫谷民乃以一畝之宫牲不搚豆而祠之豈度德審功報稱之道哉聞之天即神神即人人即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隣之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凡以恃吾誠而已不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彼乘雲氣而游天地之間是區區者寧足以留其一盻耶

正大已丑九月日

三皇堂記

老子職柱下史閲人代之久其述伏羲神農黄帝氏以来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之論邵康節因之亦謂皇與帝為千萬世之人其次第蓋如此自三墳為吾夫子所斷三聖人者與天同功乃無德業可攷見醫家者流謂神農一日嘗七十毒與岐黄至真大要三墳書特止於此今其論故在本於大道之説而究乎生死之際然於三聖人所以仁後世者纔土苴耳太原醫師趙國器謂吾業當有所本也即其家起大屋立三聖人

像事之以歷代名醫岐伯而下凡十人侑其坐棟宇既
備像設既嚴介於太谷李進之請予為記始予甚難之
以謂天地不仁芻狗萬物聖人躋民仁壽之域民物安
逸若道自然雖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萬世之利者享
萬世之報亢倉楚所居年穀豐穰物無疵癘其鄉之人
且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況與天地同功者乎雖報
本反始非閭巷所得專而泝流窮源或旦暮如有遇祖
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夫趙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十年

矣守之以恒業用之以戒心謂一毒妄攻五兵莫慘耿
耿自信臨之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為甚重矣是
可記也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今為恵民局直長壕
工張天秀國器之子履道知讀書異時當以儒素自拔
於流俗云己酉初吉新興元某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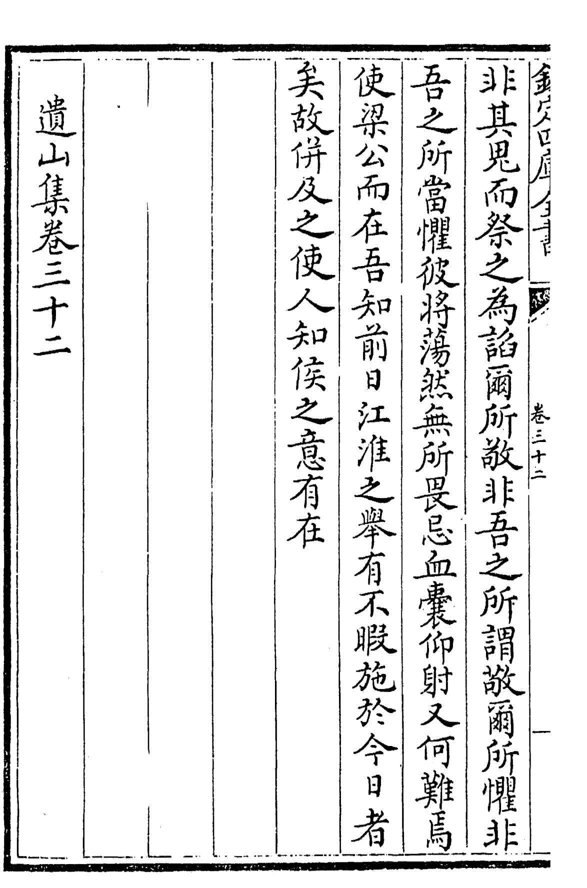
崔府君廟記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
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定平太宗時為長子令有

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内行弗備且有臟賕之鄙時縣有名虎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為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為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為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為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為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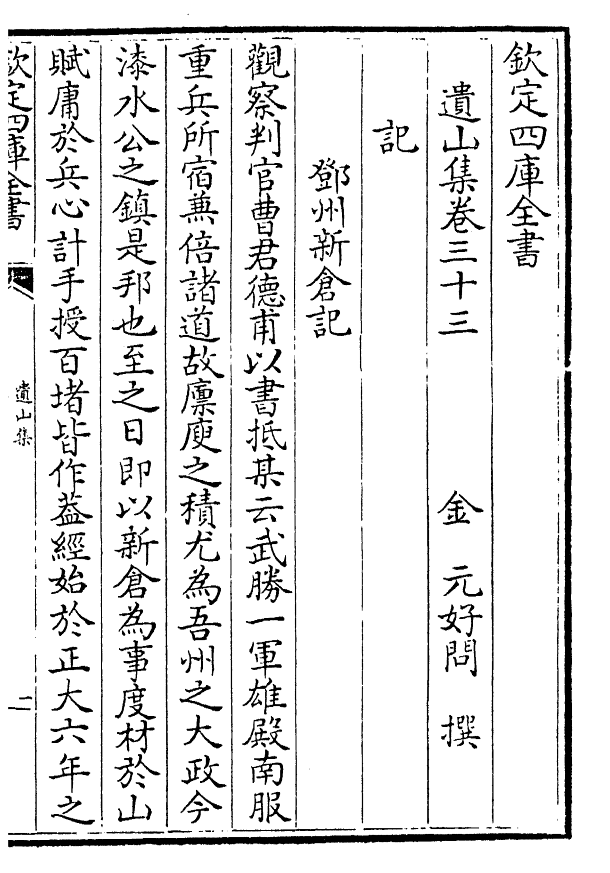
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於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為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祀於是始從之為廟於沔陽從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於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

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
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
然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爲
土木偶馬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
暇矧敢馮几負扆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
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
天綱弛而地維絶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者在耳惟
逃禍徼福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



非其鬼而祭之為諂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於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遺山集卷三十二



遺山集卷三十三　　金　元好問　撰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厭南服重兵所宿兼倍諸道故廪庾之積尤為吾州之大政今溱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為事度材於山賦庸於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葢經始於正大六年之

八月而斷手於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子為我記之其以為天下之為食者莫勞於農而莫不害于農農之力至於今極矣嘘牛而耕曝背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蟊蠈凡害于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瘡痍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戰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相望於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

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啓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恒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絶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道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為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唯公為徐為陝為鳳翔為京兆為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於兹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

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為堅
整廣狹陋為宏敞增甲濕為爽塏遵壅蔽為開廓環以
複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暵曝有所檢視有
具出入有籍廵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踵來
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
湯池之重京師仰給於是乎張本其屬吏也知公為詳
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
武騎尉賜緋魚袋元其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為縣難為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辨興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益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夫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際司空則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穡司徒則敬敷五教在

寛士明於五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敕率作興事必於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茍且政平訟理固出於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於摘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者耆耆雋快如刃之發於硎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於墮窳斯可矣

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為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為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進者皆以為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為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求無紀極舉身以徇貨反

為所累者多矣此最善喻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隷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亷耻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夫以天下銓綜之係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令以徒隷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錄南幸以來名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惡孰由此而達孰由此而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警廵院廨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為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馬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為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内史之所分乃今僑寓於編户細民之間佘也不敏就得以倥偬為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侈上命也乃

以故事請於縣官久之得故教授位於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爲民居罅漏邪傾風雨弗庇俟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與廚庫井廄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内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滞葢百日而後成即以其事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於人勞其心者逸其身於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於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敢爲夫豈人情也哉偃偃之間可以用極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

傳舍耳不足用心於其間君子以為不智可也故予樂為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創開滹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於教官劉浚明之深以滹水新渠記為請曰滹水之源出於雁門東山之三泉過繁畤遂為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橫山為不遠

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興之由宋爾朱氏而下凡三人焉爾朱丘村人家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流為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為較固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姍笑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於興造復以渠為事開及日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於曖昧甲乙鉤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至以水田為諱承安中吾里齊全美率鄉曲大家按喬

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齊共事思卒前業賴縣豪傑鄉父兄子弟佽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白村上下逾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既望合鄉人預議洎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快驩呼動地出乎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埀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謂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於人事者為尤多曩余官西南鄧之屬

邑多水田業户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考之夫水在天壤間為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賄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為不平不爭為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乎矧夫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屢豐之年無供役

之食事艱於處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留合彼
已分利孰為綱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
遇皆北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命且無望於必成況創
始于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乏其人有其人而無
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唯强也故能立天
下之懦唯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克之鬬輔之
三白襄樊之黠蘆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
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錘技祑隨為豐年今河朔

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貨失當乘之機如愚賈操金昧於貿遷之術旱暵為虐乃無以療之求象龍侯商羊坐為焚尪暴巫禳禬家之所悞搏手困窮咎將誰執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沄沄淨瀷盈溝若大有力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菽麥鬱鬱彌望計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眾力一善而兼萬夫暫勞而有亡窮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滹河而

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西其間無井邑無聚落無丘壟特沮洳之濼而已誠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會於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内有限纔費數千人之功平湖渺然當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於中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直郎蔭當補官州牒已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班廣威詣登聞鼓院自陳道陵從之預供奉者四百二

十人仕至蠡州酒務使李侯所謂是以似之者歟年月日記

市隐齋記

吾友李生為予言予游長安舍于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為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為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閑之義也古之人隱於農於工於商於醫卜於屠釣至於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

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為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為小隱能定能應不為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為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於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白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夫乾没氏之屬脅肩以市疊足以登壠斷利背長距爭捷求售以與傭兒販夫血戰於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

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妻之所以隱柰何曰鬻
書以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為廉以詩酒遊諸公間取
和而已不害其為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
疑焉予曰予得之矣予為子記之雖然予於此猶有未
滿焉者請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
二價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
邪何乃不二價乃嘆曰我本逃名乃今為兒女子所知
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妻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

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奚以此為哉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其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紊久矣不必置論蓋魏齊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結士馬強盛天下

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繞跬步間耳山之麓出兩大泉噴薄湍駛流不數步遂可以載舟楫滙為巨陂泒為通渠稻塍蓮蕩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若濟源之清曠蘇門之古澹濟南之秀潤以知水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及也太平興國初漢入於宋城闕雖毀而風物故在旁近之民擅灌溉之利春祈秋報惟神之為歸割牲釃酒日月不絕宮庭靖深丹碧紛耀遺臺老樹朱樓畫舫承平游覽之盛予兒

時尚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别殿有廊廡有門貞祐之兵迄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腐敗故暗極矣創罷之人廹於調度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有潸然出涕者南北路驛使寶坻高侯天輔憫外門之頹毁也力為新之起於辛丑之正月而成於其年之七月請予記之予謂昭濟廟之在吾晉有决不能廢者然其廢而興之則存乎人焉爾夫一門之役固不可謂之全功異時有以全功自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紀也故樂為之書明

年五月吉日新興元其記

順天府營建記

清苑置於隋開皇末歴唐五代為鄚州屬縣宋境與遼接故改為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朝既都燕陞縣為州州仍以保名縣則復清苑之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太行諸山東走遼碣盤礴偃蹇挾大川以入於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壘崇峻民物繁夥輦轂而南最為雄鎮貞祐初中夏受兵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户張

侯德剛之起定興也初保西山之東流堝隸經畧苗公
累功至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及苗公為其副
賈瑀所害侯慷慨憤發期必報瑀會麾下何伯祥獻苗
公符節即推侯為長事聞興定戊寅五月以庚留守中
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荆而下侯率所部陳於狼牙
嶺馬跌為所執大帥以侯骯髒無所屈義而釋之且復
舊職侯招降旁郡威信並著遂下雄易安保諸州留戍
滿城西山豪傑皆授印號為部曲兵勢大振滿城隘狹

有不能容者歲丁亥乃移軍順天以遏信安行劉之黨
時順天為燕城者十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
居之隨為水軍所焚侯曰盜所以來擣我無固志耳堂
復成吾且不歸矣於是立前鋒左右中翼四營以安戰
士置行幕荒穢中披荆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為事適衣
冠北渡得大名毛居節正卿知其材幹强敏足任倚辦
署為幕府計議官兼領衆役侯心計手授俱有成算正
卿悅於見知勞不言倦底藴既展百廢具興承平時州

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食為病滿城之東有南北泉南曰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畝以輪廣言宋十八塘濼發源於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為減水口侯顧而嘆曰水限吾州跬步間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則井泉有甘洌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埶作為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苑幾百舉武而北别為東流埀及東城又折而西雙流交貫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

四淵綿舒徐青緑彌望為柳塘為西溪為南湖為北潭為雲錦夏秋之交荷芰如繡水禽容與飛鳴下上若與人共樂而不能去舟行其中投網可以得魚風雨鞍馬間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由是營守備以甲乙次第之則為北衙為南宅宅俟所居工材皆不資於官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為之至别第悉然為南樓因保塞故堞而為之位置高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郎山如見吳嶽於汧水之上青壁千仞顏行而前肩駢指

比歷歷可數濃淡覆露變態百出信為燕趙之竒觀也為驛舍為將佐諸第為經歷司為倉庫為芻草場為商税務為祗供所為藥局為傳舍煖室為馬院市陌紆曲者俟所甚惡必裁正之為坊十增於舊者七曰雞泉吴澤懋遷歸厚循理遷善由義富民歸義興文為橋十而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浮空南曰薫風東曰分潮為水門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為譙樓四北曰拱極南曰蠡吾西曰常山東曰碣石為廟學一增築堂廡三倍其

初為佛宇十五曰棲隱鴻福天寧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雲崇嚴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永寧大悲閣一由棲隱而下創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經毁者獨大悲出侯新意尤為殊勝金碧爛然高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於國力可等而上之耳為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寧洞元玄武全真朝元玄真清為朝真得一創者九而復其舊者二為神祠四曰三皇伭宗武安城隍為酒館二曰浮香金臺亭榭皆水中為樂棚

二為園囿者四西曰種香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壽春城內外為水磑者四水既出朝宗門又將引蒲水為稻田於西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為之十里一起閘以便往來每閘所在亦皆有灌溉之利焉城居既有定屬即聽民築屋四鬫以復州制近而四郊周泊千里完保聚植桑棗樹藝之事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攬轡問涂駸駸乎齊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予過順天左副元帥賈輔良佐授侯

經度之事請記之於石曰始吾城無寸甓尺楹之舊而吾侯決意立之民則新造而未集寇則敳潰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常情度之不牽於道旁築舍之惑則必安於聚廬託處之陋矣侯仁以繼絶義以立懦信以一異智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頹脫如此夫立城市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多今屬筆於子其有意乎予因為言自予來河朔推聞侯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謂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陣閒

不十五年取萬户侯金虎符如探囊中物統城三十制詔以州為府別自為一道并控關陜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賜金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秉節鉞書旂常著鐘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力涸有不敢望者侯則顧盼嚬呻而得之況乎土木之計力有可成者豈不游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强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唯强也故能舉天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侯何以當

之是可書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者必以
善其後侯人豪也顧豈以城恒山池滹沱空大茂之林
以為楹盡枹陽之石以為礎然後為快歟吾意其必以
行水之智移之於利物作室之志克之以立政寛庸調
以資墾闢薄征斂以業單貧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
以變風俗率輕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蓋公清
淨之化冦君愛利之實於是乎張本子雖老矣如獲見
其成尚能為侯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潦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為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鄉羯人之遺語也其一曰野狐泉亦傳有妖狐穴於此潦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稍折而東去為蔡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村墟徃來取疾之道潰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瀰望冬且不涸二泉與港水舊由三橋而行中橋古石梁也淤墊既久無跡可尋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

二泉規制儉狹隨作隨壞行者病涉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為經久計詢訪耆舊行視地脉久乃得之經度既定言於宣使宣使亦以為然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董其事分畫溝渠三水各有歸宿果得故石梁於埋没之下矼石堅甃與始構無異堤口既完潦水不得騁附南橋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於柳公泉之右逵路平直往來憧憧無褰裳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畸纔四旬而成擇可勞而勞因

所利而利是可紀也嘗謂古人以慮始為難改作為重重以惡勞而好逸安卑而習陋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於後世也歟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門傳謂啓塞有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開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壞而治之修飾南門非閉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為政不亦甚重矣乎

子路治蒲溝洫深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許之子產以所乘輿濟人溱洧之上孟軻氏至以為惠而不知為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啓閉之急與不知為政可乎雖然此邦之無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遠罪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風而易俗賢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屋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將正方隅謹位置修治杞梓崇峻堂搆以為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罅漏支柱斜傾

而已乎僕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廢之一耳異時過高明之壤當舉酒落之二君勉哉

臨錦堂記

燕城自唐季及遼為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為人氣所移物產豐潤與趙魏無異六飛既南禁鑰隨廢比焦土之變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宮掖之勝者固已散落於人間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澹有人外之趣稍增築之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

伏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爲小圃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竹樹葱蒨行布棊列嘉花珍果靈峯湖玉往往而在焉堂于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爲堂作記并志雅集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禽再華騷人詞客多爲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内夫營建之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于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獨以名天下何耶葢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

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於文字間境用人勝果不虛語河朔板蕩以來公宮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貯管絃列姬侍深閉固拒外內不得通其不為風俗所移者纔一二見耳異時有鄉儒術通賓客置鄭莊之驛授相如之簡以復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為之書

馬侯孝思堂記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

師弟子之問答必以因心為言謂孝與生俱生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則終身而慕不幸而至大故焄蒿悽愴蓼莪所述始於鞠育顧復卒至于昊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者直無父之人耳天山馬侯作孝思堂請予為記予以為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在君獨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說歟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恒州府君以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為都省掾屬凡使者聘報麗夏吾先人率在行中忠信為實人所

保任積數十年之久乃為朝廷所知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幕職内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鳳翔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語諸子以為吾家始于狄道被俘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樹存之賜象胥之任銓選有常又不次遷擢之主恩天大無從報稱惟有盡此身以答萬分耳精誠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顛沛無念不在果能以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丈夫並游諸孤無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

忘先人之故為無窮之傳耳予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孝則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是故為百行之本先恒州忠義奮發無媿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之預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教子也嚴以法其撫育孫甥也恩以備今諸子布列府寺悉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者蓋恒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就諸子及其甥覲其身教之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逮事王父母其生長

見聞寧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經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登斯堂也雖在於塗之人聞恒州之風亦必有興起者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于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致樂堂記

癸丑之夏余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溫陽張無咎謂余言武川賈仲德仲溫貪慕高誼久欲奉杖屨致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輩為介吾子既惠顧之矣仲德

故家世淳厚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滫瀡脂膏醪醴乳藥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溫燥濕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已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既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為法母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尚能眡諸婦補紉歲時獻壽言笑晏晏諸福偹具方來而未艾也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

有記辛吾子終教之余謝曰僕也衰謬顧何以答盛意
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淺深懼其作
出作入若存若亡使之時自省察焉耳葢親之於其子
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違遠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
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
之理與生俱生于襁褓于膝下于成童至于終身焉雖
僻居四無人聲之鄉疾痛苦困必呼親而訴之不謂之
根于心成于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

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怗恃之下託二天以為庇日為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老萊子衣爛褊之衣弄烏雀于親側非矯飾也惟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說其憂天下後世不既懇切至到矣乎余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為遼習之所變遷是以敦龎耆艾之士眎他郡國為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

以横經問道爲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階于儒素之業不漸于教育之化乃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尚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殆悼南無谷愛人以德而然耳故予樂爲記之嗚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曷維其已言不稱老禮别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慕故牲牢不加于菽水三釜無羨乎萬鍾古人所以願爲兒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孟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而

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歟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李泰軍友山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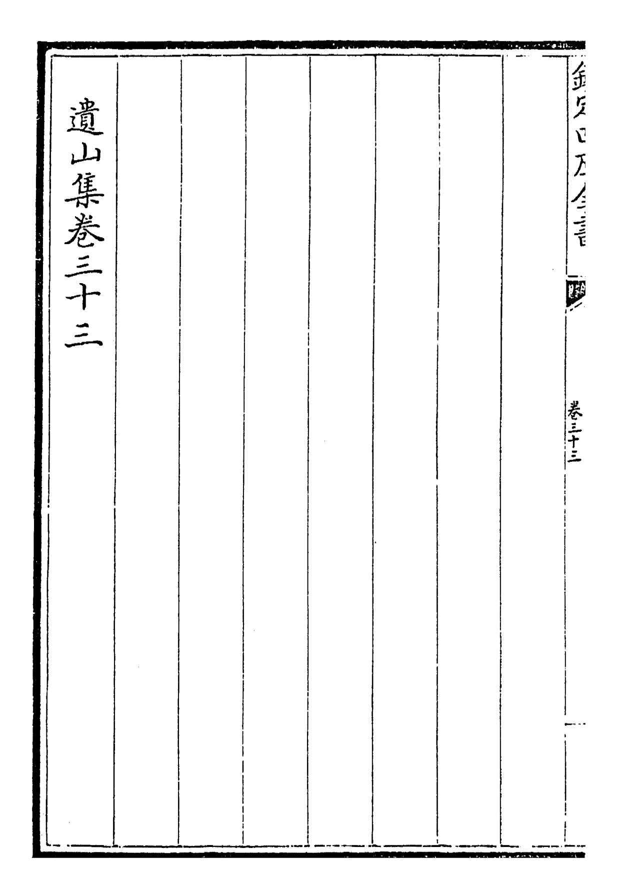
由龍門而東其北為轘轅南為潁谷轘轅嵩高在焉潁谷潁水在焉南北道合為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焉又東為陽翟連延二百里間少室大箕大陘大熊大茂且茨在焉為山者九而嵩高以峻極為嶽嶽有

鎮有輔輔與鎮大率皆嵩高絡脉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為鈞之州治九山環列潁水中貫景氣清澄淑覽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為比自昔號為東望唐人陳寛記潁亭所見以為雲烟草樹濃淡霞露望之使人意逺超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區竹木瀟洒迥若塵外鎮人李叅軍麟居之築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為歸故以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叅

軍者復扵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闤闠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佚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閟党承旨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彦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致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逹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為具館之或苛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綦槊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巳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

郭粗立才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滋深華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趍靜困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揖所不暇稱喻所不能盡愚獨以為岩岩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興霞蔚光彩溢目如文章鉅公金玉淵海漠焉而無情默焉而意已傳又似夫木食磵飲隱几而坐忘者

極古今取文豈復加於此媿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無所以業無可致賔客清閟之業掃地而盡惟人將拒我是懼其敢以三損速戾五交賈釁自附于王丹朱穆劉孝標之後褰裳裹足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羣而游乎予笑之曰有是哉予向所疑釋然矣子歸幸多問草堂之靈參軍固佳士而封彫丘方移文以謝逋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雲壑而為嫌紫雲仙季能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之暮也年月日記



遺山集卷三十三

遺山集卷三十四

金 元好問 撰

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於吳蔡諸公間凡燕遼汴梁宮殿題牓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等皆其筆也興定中閑閑趙公為禮部下蔡州取顔魯公逍遥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遥閑閑言字

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於尋丈大字盤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為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乙已秋子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崞山祠因得無競崞山神三字聞之伯佐南中王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純滕秀頴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為其父濟叔晦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為書之耶不然邊鄙荒陋時無

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欒少尹仲容胥莘公和之張大與信之楊大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遊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為希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為第一手耶予恐多故之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録後記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祖始見譜牒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再世為大理少卿瑾次為司封員外郎贈尚書右丞初次為給事中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緯累贈尚書令太師魯國公塋獲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為左正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贈尚書左丞琰即給事中之第五子也次為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神童十六擢進士第叅知政事致仕黄中次為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昌齡弟魏國

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即工部汾之兄而著作郎贈太師注之子也次為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即太常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謙出此房次為光禄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于鄆因而家焉次為知滄州君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仁智勇對其説累二千言次為顯謨閣直學士尚書户部侍郎偉節嘗著勸弟姪修進書與滄州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為都

水内監使者洵滄州之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次為廕補贈明威將軍棣次為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焔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嗜古學尚友嚴子陵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守三玄之句即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曺而下有言行文筆見於紀録者魏國文元公戒子孫文二首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家多占六軍耗縣官衣粮而為私門奴隸在京不啻數千人浮費可

減孰此爲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邉多
不聽許仁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
蒙恩今陛下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
亦保全外家之福也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進
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
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間劉平爲元昊
所得邉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時爲御史建言漢
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真宗撫王繼忠家

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歷四年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貰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邳州州新去湯火殺僇之餘盡為俘虜故州有户曹而無籍民君建白都統府願出金帛贖生口由臧獲而良者凡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於此皇統中改陝西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糴君拜章乞賑貸未報而民益急君輙開倉捄餓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石州既而

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衆聚居病疫所起君出
已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為買棺以瘞之其不敏常被
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不半
歳政成州人為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
中有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
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勾當仍以便宜
許之公至鎮移佗州餘粟以活飢民汾晉受兵游騎已
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

十里游騎為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閒居鄭下哀宗即位史官乞因宣宗實録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弑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謂衛王失道天命絶之虎實無罪且於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為諱及是

朝議謂公大安中叅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修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其言我聞海陵被弑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史臣因誣其淫毒鷙狠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顏色問及時事輙一二言之若有當於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

許曰其獻詩云黄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弧南侯極星公答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廷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公又敕諸子賢卿臺掾翔卿閤門凡其京師用物月為供給之其曲相奬借如此其北渡後獲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

字顯之少日為名進士資禀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
門之舊仕東平行臺歴平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點河
倉惠養疲民歡謡載路其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
邑有清官三尺兒童也喜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
去得餘殘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來更數誰今代取
魚須寄網東州新有放生池三歲終更舊有期吏民安
習枉遷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却是行臺未盡知壬子冬
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見示且徵後記其以

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內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純故人外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尚何待不腆之文雖然某以晩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於後世槩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河東人元某斂衽書

校笠澤藂書後記

右蕤書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間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此本得於閤内翰子秀家此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顔蕘後引其間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為完書向在内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為一因循至今葢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旦之功為積年之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

龜蒙詩文如蔡書與松陵集予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既博贍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為一家然識者尚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别太甚鎪刻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争埋輪叩馬則奮髯抵几以柱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謂唐人工於文章而昧于聞

道其大較然非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輙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乎淡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於聊城寓居之西牕

畫記二

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憑几而坐二天女侍雙

鳯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晝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劒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鳯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面威重乘白馬隊仗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捉馬銜施絳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衞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冑胯弓刀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崖之下一鬼卒横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

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赤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須髯長磔又非地官之比乘
斑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回視如
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
鬼卒獰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颭大錦旗洎一力士負劍
者掖龍而行一掾史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
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
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真天下之絶

藝也

張萱四景宫女

一轉角亭楠欄楹檻渥丹為飾緑琉璃塼為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緑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頬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内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别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

衣紅裳人剪花一人捧盤承之一人得花綬步回首按錦帕揷之髻鬟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黄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黄帽如重戴而無漉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歳白錦衣女戯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為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團

花藍紗映朱衣紅纈為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氷盤坐一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渠鸂鶒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為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案上二籐杌在旁為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床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

裙一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黄之句爲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一内人花錦冠緑背搭紅繡爲裙坐方牀繒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纈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滿蘂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二内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下垂尤顯然一膝跋床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窄

衣緑繡襜裁繡叚二女使捧素綺女使及一内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為戲中二人雙綬帶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裾齊者此上為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獸獰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盛開髙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桷間有青緑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葢紫薇也堂上垂簾二内人坐中楹花帽幂首衣袖寛博鈎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

綠錦衣女使抱之褰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鐀西内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鑾笠而有瑇瑁斑不知何物為之一内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匝其中凍鴨並卧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為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

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為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為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遊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

曰靜花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緑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洲渚之想大槩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為比喪亂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宫顏把百年涸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髙甍畫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

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羣集其上亦曰有時一山皆鵲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登華不注峯兹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真華峰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際遥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絶勝處也華峯之東有卧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黌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

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為函山所碍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歴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修廣出材不匱今但兀然一丘耳西南少斷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亘千里與海山通矣爆流泉在城之西南泉濼水源也山水匯於渴馬崖洑而不流近城出而為此泉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往時漫流纔没脛故泉上湧高三尺許今漫流為草木所壅深及尋丈故泉出水面纔二

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泉如故爆流字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池面泉今為靈泉庵道士高生妙琴事人目為琴高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款曲周密從予游者凡十許日說少日曾見所謂金線者尚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尚或見之予與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杜康泉今湮没土人能指其處泉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

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泠水與之較者中泠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减中泠一銖以之瀹茗不減陸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紀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沇水注秦澤潛行地中復出共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沇水東之逾温逾墳城入於河益於滎泆於曹濮之間乃出於陶丘北會於汶過歷下濼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為瀆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大河終能獨達

於海不然則無以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洑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并録之珍珠泉今為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為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為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黒虎柳絮皇華無憂洗鉢及水晶簟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靈泉庵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江

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

觴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

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

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鈊珍墓誌珍巴郡武昌人

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為巳葢

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云塟𡵆山之西者知西南

小丘為𡵆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

碑石出礦中葢十周天餘一太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

侍從龍圖張侍郎掞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掞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事至其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為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為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可數雨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烟出没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為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

諸公唱酬附於左

東游畧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于泰安侯以予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鞌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畧記之以備遺志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

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脚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而若不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皐祭文陽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元廟記云盧城圯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為晉所敗

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為格而今為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冦兖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而妄為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何預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朝今牓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靈岩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雞鳴曰明孔寺後有

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亡矣絶景亭在方山之下絶類嵩山法王竟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竟承旨亦未嘗徧考耶梁縣香山寺記説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

抑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揆叔文蘇轍子由呉栻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説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廻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峰曰秦觀日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刻石唐宋磨崖碑太史公謂太山雞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鷄宿山上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

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閒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燬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栢柯葉甚茂東有嵓嵓亭山水自溪磵而下就兩崖為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

屹然如立屏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眞太山絶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宫貴神壇壇南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克黒帝青帝獻官九宫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眞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屏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陁地中如大冢墓石壇在其上宋

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剥落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文阜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

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當至崞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宫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

和志沖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静業乎曰習静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静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煉師道玄時往此縣之天慶觀攜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予問前高景趣比鴈門鳳凰山為何如純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予竊自念言先東岩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嵓谷秋

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容登南樓亡友蘇莘老閻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烟葢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為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鴈門壽寧武尊師子和圓果慶上人鍾秀李文必以此山為言是則夙志為不可負而前髙之游當次第及之也即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鴈門之南

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菴菴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童丱入道其家為此觀黄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考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潊潊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為勞也半山一峯為釣魚臺其上為十八盤為青龍嶺為風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峯之右為來儀觀觀在山腹峯廻路轉臺殿突起雲林悄然别有天地信靈境

之絶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為之反復數過始見崖畧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秘籙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凰見太武為立觀且以鳳凰名之觀歴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為言而訛為貧兒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為言亦轉而為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寀圖誌求故實甞

為辨之天寶元載敕天下玄元廟有頹毀者在所長官量事修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鍊師高敬臣乃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為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葢唐以玄元為祖天長者以肴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髙悟真董參玄馮通玄朱自然孫冷然餘二人石闕供養童子尉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

至京陳謝唐天子天子異馬敕中使賫勘如玉以後十
日亦上昇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曾有敕書碑唐
以後荐經喪亂焚毀略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政
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東沿
邊按撫司公事王誨書觀之東有養虎峯飲虎及丹二泉
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
峯西北有煉丹峯洗藥池次有玉女峯峯南有會仙峯
傍有五漫樹北有王母池佩劍峰有白虎池谷中有水

簫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洗藫池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爐壘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為識凡洗藫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丹爐孫真人養虎峰四子峯有莊列亢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録守

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

留跡代州壽寧右詩十韻云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秉

引箇碧眼奴擔着獨壺瓢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

讀黄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携

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

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閑立白雲嶺要去即便

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揖襟書龜鶴齊壽四字

題云廣寧閑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皥子西曾次韻子西

於詩號為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彷彿仙材凡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為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是又可為一嘆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幡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以為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為無意也寫真在西

南一幅巾黄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處綻補之氣韻古瞻望之知為有道者年歲既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為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為猛獸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峰劍聲錚然陰晦中時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歷歷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之和持莊鍊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謖謖有聲雲

烟草樹濃澹霞露不雨時頃而極隂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為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為前髙之游

毛氏宗支石記

毛氏上世出於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村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檖寨

房是已本房既來彭城遂爲彭城人祖諱珍自宋日雄
於財有十萬毛氏之號生一子諱允金朝初允以户計
推擇爲吏一郡以吏能稱之生子曰矩曰鑰矩字仲方
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
補吏部覃科令史轉貼黄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
勇校尉博州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
縣丞吏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
恒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恒州刺史以力不支議降

公不從城陷自縊于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年以歿
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恒州軍州事誥敕有篤堅忠
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闞中夔
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於桓州熷不仕生二子
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
武欲廕以官不就去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
貧年二十餘負書來濟南從名士劉蟠於章邱備歷艱
苦蟠知其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魁再試

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嶧縣簿摧折豪右姦民斂手官委排比户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祐三年入為尚書省令史雒陽多流亡當官者不善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録事判官果以政跡聞名為户部勾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榷貨兼户部員外郎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丞竟以寃憤感疾終於官下壽六十官至少

中大夫娶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邁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曼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邁以廕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從曰復尚幼維毛氏祖考積累如此躬不受祉後當有興者子孫其永念之

尚藥吳辨夫壽冢記

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尚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預作冢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

三之惑余謂辨夫言古有之祼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表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毋庸知試以常理爲之說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於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於人道爲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送猶夜之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煉石合駐景之劑銜刀披髮爲厭勝之術戀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亡禍滅亡之語必向之而

唾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棺時或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此語載之史冊作範來裔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黄堂上表聖之言尤為殷重吾意子顓業方伎頻值喪亂閱世變也熟超然遠覽闇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願終教之乃為作壽冢記吳氏世為東平人

祖璋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為吏仕為郡功曹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叔讀書知義理資禀靜黙容服修潔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党承旨世傑同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今貫文顯之及見之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丱失怙恃年十七尚醫王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惸獨并小弱弟思義養於家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侍藥局藥童東宮即大位用隨龍恩澤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

局掌樂纍官懐遠大將軍汴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署醫工都管勾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于卵翼之報喪祭旌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家事不問乃為其弟姪殖産畢兒女婚及娶最後營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六十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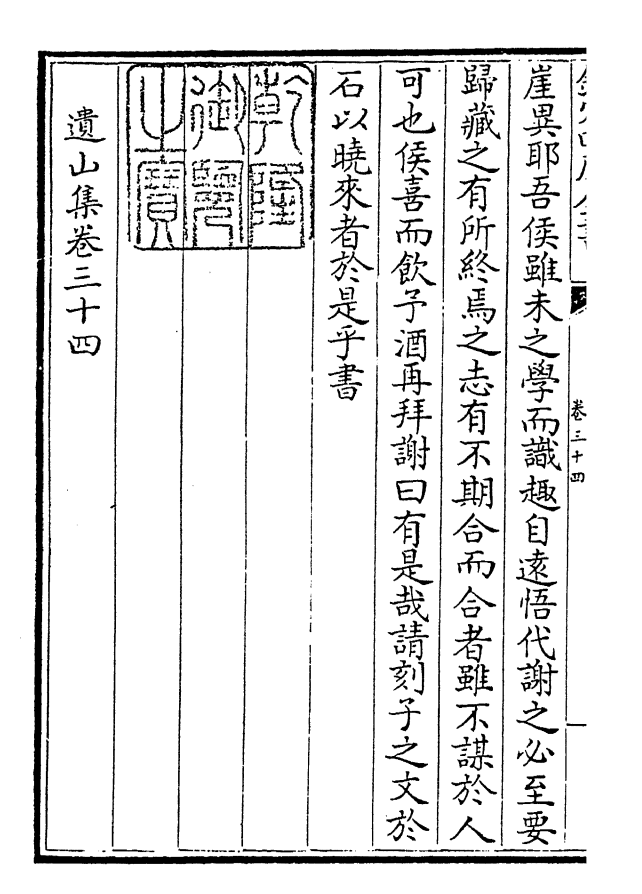
樊侯壽冢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服民政者垂二十年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侈寵榮於鄉國今年冬十月修

治先塋列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為他日寧神之地謀於葬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為徃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滅者懇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鬬轉戰逐北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即日并所

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盂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設方畧斸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衆主帥知侯無它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為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為侯言生而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者遂以形骸為外物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襚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說雖

畚鍤後隨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内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内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尚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為諱況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髙士趙岐吳人范慎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預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寧暫游此中耶米元章知淮陽自尅死期作棺櫬置黄堂上飲食坐卧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為驚世詭俗之行以取



崖異耶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子之文於石以曉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集卷三十四